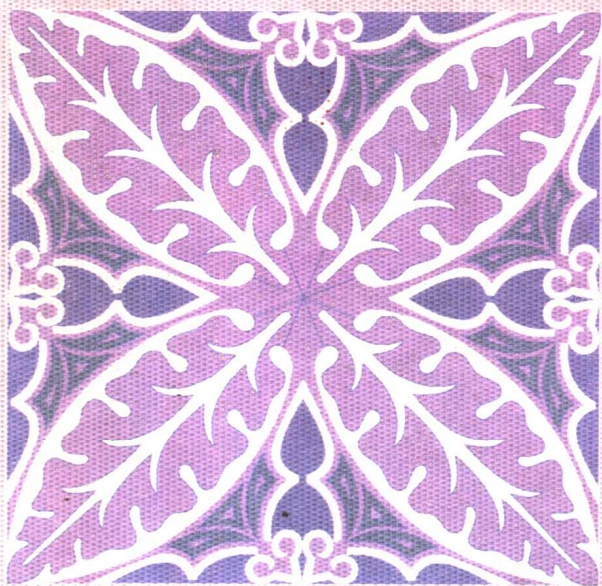


● 陈诏 著

金瓶梅 小考



JINPINGMEI XIAOKAO CHEN ZHAO ZHU
SHANGHAI SHUDIAN CHUBANSHE

上海书店出版社

责任编辑：郑晓方

封面设计：范峤青

金瓶梅小考

陈诏 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上海福州路42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吴县文化印刷厂印刷

1999年12月第一版
1999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787×1092mm 1/32
印张：9.625 字数：200千字
印数：0001-5000

ISBN 7-80622-284-7 / I · 88 定价：16.00 元

金瓶梅 小考

陈诏
著

《金瓶梅》指斥嘉靖时事考

《金瓶梅》冒犯皇帝考

《金瓶梅》隐喻明代厂卫考

《金瓶梅》与明代宦官

西门庆——明代官商的典型

《金瓶梅》讽喻万历宫闱宠

幸事件吗？

从民俗描写看《金瓶梅》的

时代背景

《金瓶梅》人物考

《金瓶梅》故事地点考

《金瓶梅》作者的扑朔迷离

呼之欲出的笑笑生

《金瓶梅》与江南

《金瓶梅》小考



目 录

《金瓶梅》指斥嘉靖时事考 1

四个奸臣(4) 蔡京贺表(5) 雷震凝神殿鸱尾(6) 蔡京干儿子(7) 生辰扛(7) 龙袍、银人及其他(7) 守门官勒索门包钱(8) 翟管家(9) 善恶到头终有报(10) 吏部尚书(10) 左侍郎(11) 艮岳和玄岳(14) 林真人合与圣上吃的百补延龄丹(14) 林真人为夏提刑说情留任(15) 林灵素“北伐虏谋”之“功”(15) 林灵素封忠孝伯(16) 掌金吾卫事加太保兼太子太保(17) 朱太尉权势烜赫(18)

《金瓶梅》冒犯皇帝考 19

朝廷差黄真人建罗天大醮(23) 朝廷派购香蜡(23) 采运皇木(24) 朝廷采购古器(25) 朝廷借马价银(25) 鹅眼钱、以一当十钱(26) 内府二十四解(27) 这皇帝……(28)

《金瓶梅》隐喻明代厂卫考

——从西门庆官职谈起 30

山东提刑所副千户(31) 金吾卫(锦衣)左所副千户(31) 理刑(32) 锦衣千户(32) 千兵(33) 锦衣武略将军(33) 贴刑副千户(34) 掌刑千户(34) 卫主朱太

尉新加太保(35) 贺千户升指挥直驾(35) 来保做了一名校尉(35) 女番子(37) 执金吾堂(37) 本卫经历司(38) 西门庆穿五彩飞鱼蟒衣(39) 金吾卫士青巾桶帽,腿缠黑靴(40) 干事的,打事件(40) 官家亲随、掌案、书办、书吏都出于纨袴骄养(41) 南北衙两厢、五所、七司(42)	
《金瓶梅》与明代宦官	47
宦官参预政治(49) 宦官的经济活动(52) 宦官的文化素养(54)	
西门庆——明代官商的典型	58
与大财主乔洪(乔大户)联姻,合伙做生意(59) 江湖走标船,搞长途贩运(59) 凭着官场里的关系网,偷税漏税(60) 放官吏债,违律取利(60) 贱买贵卖,巧取豪夺(61) 开解当铺,高利剥削(61) 代朝廷收购香蜡和采办古器(62) 行贿受贿,结党营私(63) 执法违法,草菅人命(64) 倡导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和会风气(64)	
《金瓶梅》讽喻万历宫闱宠幸事件吗?	
——与台湾学者魏子云先生商榷	69
“四贪词”(70) “丈夫只手把吴钩”这首词(73) “一年两冬至的泰昌隐喻”(77) 政和改元问题(80) “花石纲”影射“矿税”(83) 《金瓶梅》的明代史料和成书过程(85)	
从民俗描写看《金瓶梅》的时代背景	89
“十八两秤”(90) 袜鞋巾帽(90) 腰带(93) 汉锦和水纬罗(94) 金华酒(94) 观音舞(96) 书帕(96) 凡人不能号(97) 老太太和老先生(98) “白米××石”(99)	
《金瓶梅》人物考	101

《宋史》中有传的历史人物(101)	《宋史》中无传的历史人物(103)	因《金瓶梅词话》的误刊而可确认的历史人物(105)	《明史》中有传的历史人物(105)	传记材料散见于其他史籍中的明代人物(106)
《金瓶梅》故事地点考 111				
扬州(117) 徐州(119) 淮安(120)				
《金瓶梅》作者的扑朔迷离 123				
王世贞说(123) 李开先说(123) 贾三近说(124) 屠隆说(124) 王稚登说(125) 冯梦龙说(125) 集体创作说(126)				
呼之欲出的笑笑生 129				
笑笑生若隐若现(129) 《花营锦阵》中的笑笑生(129)				
对考定笑笑生的几点启示(131)				
《金瓶梅》与江南——兼评《金瓶梅与北京》 133				
有北京的场景不等于在北京创作(135) 有些情节与内容不一定是北京的特产(135) 《金瓶梅》写江南的一面(138) 《金瓶梅》是万历十年左右在江南写成的(140)				
《金瓶梅》小考 141				
史地类 141				
沈万三(141) 曾布、曾孝序(142) 安忱、安惇(143)				
奸倭(144) “雪狮子”惊死官哥儿(145) 没州脱空县(146) 山东八府(146) 天下十三省(147) 爪哇国(148) 波斯国(149) 勉甸(149) 天竺国(150) 西印度国(151)				
官制类 151				
东南统制兼督漕运总兵官(151) 三边总督(152) 内府				

匠作监、将作监(154) 临清钞关(154) 地方文武官
(155) 惜薪司掌厂(157)

风俗类 158

看春(158) 元宵走百病(159) 烟火(160) 腊月初一
颁历(161) 洗三(162) 相看(163) 倒踏门(163) 望
门寡(164) 尸单格目(164) 孟兰会(165) 五轮八宝,
两点神水(165) 开光明(166) 南风(167) 烧香
(167) 鞋杯(168) 媒人说媒(169) 送庚帖,看八字
(169) 插定,带戒指(170) 纳彩,行茶礼(170) 择吉
迎娶,奠雁过门(171) 新娘坐大轿至夫家(171) 添妆
含饭,抱瓶入门(172) 参拜家堂(172) 坐帐撒帐
(173) 谢亲(173) 合卺(173) 会亲酒(174) 割衫襟
(174) 点随身灯(174) 请阴阳看批书(175) 写殃榜
(175) 制孝服、搭丧棚(176) 画影(176) 小殓
(177) 念倒头经(177) 三日做斋诵经(177) 大殓
(178) 题铭旌、题主(178) 亲友吊丧祭祀(179) 首七
做水陆道场(179) 伴宿(179) 二七(180) 三七
(180) 四七(180) 发引(181) 起棺,柩前摔盆
(182) 出殡杂陈百戏(182) 收头(183) 下葬掩土
(183) 点主(183) 回灵(184) 燎火而入(184) 水火
炼度(185) 谢孝(185) 暖墓(186) 火葬(186)

饮食类 187

茶宴(187) 茶会(188) 宽蒸茶儿(189) 筛酒(189)
菊花酒(190) 头脑酒(191) 河清酒(192) 荷花酒
(192) 羊羔酒(193) 竹叶清酒(194) 麻姑酒(194)
三汤五割(195) 五方豆豉(196) 十香瓜茄(196) 鲜

鲥鱼(197) 春不老(198) 割鹅(199) 驴肉(200) 荔枝肉(200) 黄鼠(200) 波波(201) 鲍螺(202) 香茶(203) 减碟(204) 上菜赏钱(204) 洞庭橘(205) 伊鲂洛鲤(205) 江南凤团雀舌牙茶(206) 六安茶(207) 泰州鸭蛋(208) 辽东金虾(208) 金华酒(209) 无锡米(209) 杭州衣梅(210) 泡茶(210) 胡椒(213) 燕窝(214) 玉米(214)

服饰类 215

官服各样品级彩绣(215) 五彩飞鱼蟒衣(216) 唐巾(217) 道袍(218) 禅衣(218) 高底鞋(219) 琴鞋(220) 红睡鞋(221) 蕉布(221) 网巾(222) 湖州丝线(223) 湖州丝绵绸绢(223) 苏州绢(224) 吴綾(224) 杭州缎绢绸绢(225) 杭州织造大红五彩罗缎纛丝蟒衣(225) 南京纛缎(226) 南京云锦、云绸、云绢(227) 南京五彩狮补员领(227) 潞州绸(228) 四川綾(229) 蜀锦(229) 扬州绉纱(230) 衢花綾(230) 西洋布(231) 杭州粉(232) 东昌府与河南、山东棉花(232) 松江阔机尖素白綾(233) 甘州絨(234) 陈桥鞋儿(234) 范阳毡笠(235)

器具类 235

劝杯、劝碟(235) 茶托、盏托(236) 汤瓶(236) 茶匙(237) 螺钿床(237) 熏被的银香球(238) 东坡椅(238) 醉翁椅(239) 惊闺(239) 杓桶与坑厕(240) 木伴哥(241) 银三字儿(241) 春桶(241) 狼筋(242) 胡博词(243) 杭扇(243) 南京拔步床(244) 苏州邓浆砖(244) 荆州纸(245) 端溪砚(245) 大理

石屏风(246) 太湖石(247) 云南玛瑙雕漆(248) 云南羊角珍灯(249) 象州古玩(249) 合浦明珠(250) 洒金川扇(250) 桃花洞(252) 建昌木(253) 镇远木(254) 荆山玉(255) 马牙香(255) 西洋大珠(256) 鸣青宝石(257) 猫眼(257) 祖母绿(258) 犀角、通天犀(259) 鹤顶红(260) 法郎(260) 银回回壶(261) 伽南香、奇南香(262) 龙涎香(263) 安息香(263) 沉香(264) 檀香(264) 丁香(265) 冰片(265)

性用具类 266

百补延龄丹(266) 胡僧药(267) 药煮的白绫带子(268) 悬玉环(270) 封脐膏(271) 景东人事(272) 美女相思套(273) 闺艳声娇、颤声娇(273) 硫黄圈(274) 勉铃(275)

其他类 277

投壶(277) 跳百索(277) 圆社(278) 双陆、象棋(278) 秋千是北方戎戏(280) 时来顽铁有光辉,运去良金无艳色(280) 金勒马嘶芳草地(281) 芳魂今夜落谁家(282) 玉屏风(282) 窠子、私窠子(283) 三婆(284) 达达(284) 马伯六(285) 妻大两,黄金日日长;妻大三,黄金积如山(286) 挨光(286) 醉闹葡萄架(287) 地方火甲(288) 天心五雷法(289) 晏公庙(290) 五道将军(291) 屯田(292) 皇庄(294) 王苗二税(294) 开引种盐(295) 伙计(296)

后 记 298

《金瓶梅》指斥嘉靖时事考

《金瓶梅》虽然主要写的是西门庆一家一户的荣枯盛衰，但是这个家庭的发迹以至飞黄腾达，却与当时的朝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我们读《金瓶梅》，光看西门庆、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这一干人的“杯子里的风波”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注意这些人背后的政治靠山，以及整个政局的风云变幻。从这个思路考虑，我认为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金瓶梅》条中所云：“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指斥时事，如蔡京父子则指分宜，林灵素则指陶仲文，朱勔则指陆炳，其他各有所属云。”给我们提供了极重要的线索。换言之，《金瓶梅》通过西门庆的活动展现了当时的朝政这主要围绕着三件大事：

一、以蔡京为首的权奸当国，贪赃纳贿，卖官鬻爵，结党营私；

二、宋徽宗宠信道士林灵素，兴造艮岳，大搞斋醮；

三、掌金吾卫的太尉朱勔统率提刑官，横行不法，鱼肉人民。

这三件事虽然都与北宋末年的史实有若干联系，但实际上却更符合明代嘉靖时期的黑暗政局。正如沈德符所揭示，盖蔡京父子与严嵩父子的丑行极相似，林灵素与陶仲文的劣迹也相雷同，而朱勔的赫赫权势与陆炳亦无多差别。这种历

史的偶然性触发了《金瓶梅》作者的创作灵感，于是一部具有深刻的政治寓意而又以家庭风波作为主轴的“奇书”就破土而出了。还应该看到，嘉靖皇帝一死，严嵩一党彻底败亡，朝野群情激昂，纷纷口诛笔伐，以至演为戏剧、曲艺，家弦户诵，老幼咸知，成为一时的社会舆论。其流传之广、影响之深，至今弗衰。由此可见，产生于万历时期的《金瓶梅》不受当时的社会影响是不可能的。下面，我略举数例，并引史实，以证沈德符的影射说之可信。

蔡京影射严嵩

《金瓶梅》中的蔡太师(京)，与北宋末年的蔡太师原型并不完全一致，这对小说家来说，原是毋需苛求的。但有趣的是，我们进一步探究为什么《金瓶梅》的作者要选择这一历史人物，又为什么要写得同中有异，在原型基础上加以微妙的更改，不难看出，他的深意就在于要暗示读者：这个蔡太师即嘉靖朝的严太师(太子太师)也。由于严嵩劣迹昭著，罪恶累累，人们恨之入骨，记忆犹新，所以这种比附以及引发出来的联想，对当时人来说，是决不会错位的。

我们先看看历史上的蔡太师：

蔡京(1045~1126)，字元长，北宋兴化仙游(今属福建省)人。熙宁三年进士。王安石变法，蔡京在新党、旧党的斗争中进行政治投机。元祐元年，知开封府。绍圣元年，章惇执政，他任户部尚书，又助其重行新法。徽宗即位后被罢免，因勾结童贯，得以起用。崇宁元年，为尚书右仆射，后拜太师，封魏国公。他以恢复王安石新法为名，前后四掌政柄，排除异己，遍

布党羽，权势显赫。他专以奢侈纵欲迎合帝意，倡“丰、亨、豫、大”之说，广兴土木，工役繁重，加重对劳动人民的剥削，也促使国势日衰。“暮年即家为府，营进之徒举集其门，输货僮隶得美官，弃纪纲法度为虚器”（《宋史·蔡京传》）。金兵入侵，率全家南逃，被钦宗放逐岭南，途中死于潭州。蔡京有子八人，长子攸，字居安，历进少师，封英国公，领枢密院，出入宫禁，常侍曲宴，多道市井淫褻语，又附会道家者说取悦于帝，以权势相侵与父为仇敌。靖康初，徙岭南。蔡京死，御史言攸罪不减其父，寻诛之。

《金瓶梅》的作者没有按照蔡京的原型加以描述，而是着重写他霸揽朝政、结党营私、贪赃枉法的一面。例如第三十回，写西门庆为了攀附勾结，派了来保和吴主管到东京蔡太师府门送上生辰担，捧出厚礼。蔡京大喜，立即安排西门庆担任山东提刑所理刑副千户，并赏来保为山东鄆王府校尉、吴恩典为清河县驿丞。第五十五回，写西门庆上东京向蔡京拜寿，又送一份厚礼，终于使蔡京认西门庆为干儿子。小说中，凡是西门庆有重要急难，都赖蔡京扶持，化险为夷，从而促使西门庆无所顾忌，为所欲为。

我们再来看看历史上的严嵩是什么样子：

严嵩（1480～1567），字惟中，号介溪，明江西分宜人。弘治十八年进士。因善于谄媚皇帝，嘉靖二十一年拜武英殿大学士，入直文渊阁，掌礼部事，官至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嘉靖帝崇信道教，移居西苑万寿宫，二十余年不视朝，大臣希得谒见，惟严嵩善青词，朝夕值西苑板房，独承顾问，以故握权逞志。以义子赵文华等为爪牙，操纵国事，吞没军饷，揽权贪贿，凡直言时政、劾

其窃权罔利者皆遭斥戮。嵩子世蕃由尚宝少卿累官工部左侍郎，尤横行不法，贪黷好货。晚年渐为世宗疏远，御史邹应龙、林润相继弹劾，极言严嵩父子罪恶，斩世蕃于市，籍其家，黄金可三万余两，白银二百万余两，其他奇珍异玩、珠宝书画又数百万两。嵩削职后寄食墓舍以死。

《金瓶梅》作者就是根据蔡京和严嵩二人的相似点，巧妙地加以比附，并在异同之间暗藏玄机，竭尽含沙射影之能事。现试举例证如下：

例一：四个奸臣

第一回，话说宋徽宗皇帝政和年间，朝中宠信高、杨、童、蔡四个奸臣，以致天下大乱，黎民失业，百姓倒悬。

按：北宋末年，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李彦、朱勔六人擅权，当时称为“六贼”，蔡京则居“六贼”之首。《宋史·钦宗本纪》记载：徽宗宣和七年十二月，“太学生陈东等上书，数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李彦、朱勔罪，谓之六贼，请诛之。”《宋史·陈东传》也称：“钦宗即位，（陈东）率其徒伏阙上书，论：‘今日之事，蔡京坏乱于前，梁师成阴谋于后，李彦结怨于西北，朱勔结怨于东南，王黼、童贯又结怨于辽、金，创开边隙，宜诛六贼，传首四方，以谢天下。’”奇怪的是，为什么《金瓶梅》里改“六贼”为“四个奸臣”，又把蔡京从第一位移到第四位呢？原来明代嘉靖年间，也曾有人称郭勋、胡守中、张璪、严嵩为“四凶”。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四“严嵩用事”篇云：嘉靖二十一年“冬十月，给事中童汉臣、伊敏生、喻时等再上疏论严嵩。巡按四川御史谢瑜上言：‘尧、舜相继百四十年，诛四凶，而陛下数月之间，转移之顷，四凶已诛其二如郭勋、胡守中，而其二则张璪、严嵩也。请陛下奋乾断，亟谴之，以快人’

心。’”可见《金瓶梅》把“六贼”改为“四个奸臣”，而且把蔡京从第一位移到第四位，都有隐寓嘉靖朝的严嵩的意图。

例二：蔡京贺表

第七十一回写宋徽宗升崇政殿受百官朝贺，左丞相、崇政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太师、鲁国公蔡京叩称：“万岁万岁万万岁！臣等诚恐，稽首顿首，恭维皇上御极二十祀以来，海宇清宁，天下丰稔，上天降鉴，祯祥叠见，……宝篆膺颁于吴阙，绛霄深耸于乾宫。”

按：明代正德皇帝朱厚照死后无嗣，他的叔伯弟弟朱厚熜以藩王继承大位，这就是嘉靖皇帝。朱厚熜即位后发生一个问题，即如何称呼他的亲生父亲。他推尊私亲，要称自己的生父为“皇考”，但一批正统的大臣认为不可，只能称“皇叔”，于是展开了一场历时数年之久的“大礼之争”。经过激烈的斗争之后，直到嘉靖十七年九月，朱厚熜的生父才正式尊称为睿宗、“皇考恭穆献皇帝”，配位上帝，大礼全部完成，争论宣告结束。据《明世宗实录》卷二一七记载，一个月后，也就是嘉靖十七年十月的某一天，北京上空出现一绺“五色云”，“径二丈，形如龙凤”。本来，作为一种自然现象，原是极普通的事情。可当时正是“大礼告成”、朱厚熜踌躇满志之际，朝廷里以礼部尚书严嵩为首的一批佞臣摸准气候，就大做文章，要求庆贺并祭陵，说：“庆云太平之应，皇上方殷荐上帝，严考作配，天垂休象，中命用休，宜奏谢皇天，告闻祖考，令百官表贺。”朱厚熜开始还故意表示谦逊，不许所请，后来终于同意在二十四日登奉天殿受贺，谢天垂景云。严嵩最积极，进献《庆云赋》及《大礼告成颂》，大受朱厚熜赞赏，从此青云直上，成为他后来擅权揽政的一个契机。《金瓶梅》写蔡京贺表，点明“绛霄深耸于乾

宫”，正是严嵩《庆云赋》的一种暗示。

例三：雷霆凝神殿鸱尾

第六十四回，薛内相与刘内相说：“刘哥，你不知道，昨日这八月初十日，下大雨如注，雷电把内里凝神殿上鸱尾震碎了，唬死了许多宫人。”

按：据《明史·五行志》记载，从洪武到万历这二百余年中，宫殿遭雷击的有七次，其中嘉靖十六年五月那一次，还引发了一场政治风波，与严嵩的仕途命运有很大关系。《明纪》卷三十一中详记其事云：

（嘉靖十六年五月）戊戌，雷霆谨身殿鸱吻，下诏求言。六月，御史桑乔等陈三事，略言：营造两宫山陵，多浸冒；吉囊恣横，边备积弛。而末言：“陛下遇灾而惧，下诏修省，修省不外人事，人事无过择官。尚书严嵩及林庭楫、张瓚、张云，皆上负国恩，下乖輿望。灾变之来，由彼所致。”疏奏，嵩等皆乞罢。诏庭楫、云致仕，留嵩、瓚如故。嵩再疏辩，且诋言者。给事中胡汝霖言：“大臣被论，引罪求退而已。嵩负秽行，召物议，逞辞奏辩，阴挤言官，无大臣体。”帝下诏戒飭，如汝霖指。时嵩拜尚书半岁，方养交游、扬声誉，为进取地，举朝犹未知其奸，乔首发之。后乔以巡按畿辅引疾，王廷相劾其规避，嵩遂构其罪，逮下锦衣狱，廷杖，戍九江，居二十六年，竟卒于戍所。人咸服乔先见。

原来这次雷霆谨身殿后，刚刚提升为礼部尚书的严嵩就遭到两位言官的弹劾，几乎下台。但当时他的奸佞面目尚未全部暴露，不仅转危为安，而且后来打击报复，直至把人整

死。此所以这次雷震宫殿事件非同一般，值得以暗示手法（凝神殿即谨身殿的谐音）写入小说之中。

例四：蔡京干儿子

第三十六回，翟管家致书西门庆云：“新状元蔡一泉乃老爷之假子，奉敕回籍省亲，道经贵处，仍望留之一饭。”第五十五回写西门庆到东京庆寿，亦认蔡京为干爷，从此以父子相称。

按：史载严嵩窃政时，培植亲信，结纳干儿子三十余人（见《明史·王宗茂传》），其中赵文华、鄢懋卿辈皆官居要津，权势煊赫，结成死党。明田艺蘅《留青日札》卷三十五“严嵩”条云：严嵩“诈伪百端，贪酷万状，结交内侍，杀戮大臣，干儿、门生布满天下。”可见《金瓶梅》写西门庆、蔡一泉拜蔡太师为干爷，从一个侧面揭露明代的吏治腐败和严嵩的结党营私。

例五：生辰扛

第五十五回写东京蔡太师六月十五日寿诞，西门庆进献礼物，催趲人马，扛箱快行。路上相遇的，无非各路文武官员进京庆贺寿旦的，也有进生辰扛的，不计其数。

按：封建时代，权贵做寿，百官送礼，这是最常见的陋习，而严嵩当国时此风尤盛。《留青日札》卷三十五“严嵩”条云：“嵩贼生辰，总督诸公皆以紫金镌为文字，缀以锦绣，以珍珠为缨络，以珊瑚为阑干，杂以宝石，袭以香药，网罗围绕，彩绣灿烂，炫目骇人，以供一时之玩，以悦奸臣之心，罪不容诛矣。”王世贞《鸣凤记》中也有“严嵩庆寿”一出，写赵文华进献奇珍异玩情节，足见当时社会舆论对此事之诟病。

例六：龙袍、银人及其他

第二十七回写西门庆命许多银匠，在家中卷棚内打造蔡

太师上寿的四阳捧寿的银人，每一座高尺有余；又打了两把金寿字壶，寻了两副玉桃杯。又，第五十五回写西门庆进献蔡太师寿旦礼物中，有“官绿龙袍一套”。

按：龙袍在我国封建时代是帝王的袍服，又称“龙袞。”因为龙是天子的象征，所以任何臣民均不得僭用。可是西门庆居然把龙袍当作礼品送给蔡京，蔡京居然照收不误，可见《金瓶梅》作者把这两个乱臣贼子的野心揭露无遗了。值得注意的是，明嘉靖年间抄没严嵩家产的清单《天水冰山录》中，居然也有“大红妆花五爪云龙过肩缎二匹”，这是制作龙袍的面料，按明、清两代法规，龙袍均委派亲信大臣由织造局监制，严禁民间机房私织，违者工匠处斩，家口发配充军，服用之人重罪不宥。严嵩收藏龙袍面料，也是大可惊异的事情。所以《留青日札》也说，严嵩家有“违禁诸异具”，有的在抄家前先毁灭，大概就是指龙袍等御用器服。

小说中写西门庆送蔡京礼物中有“四阳捧寿的银人”，也可以在严嵩抄家物资单中找到蛛丝马迹。《天水冰山录》中有“水晶嵌宝厢银美人一座，重二百五十六两”，就是一座银子铸成的美人。又，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八“权臣籍没怪事”条中记载：“闻籍没分宜（严嵩）时，有褻器，乃白金（银子）美人，以其阴承溺，尤属可笑。蒞事者谓非雅物，难以进上，因熔成镪以充数。”这说明银制美人是确实有的。此外，小说中写到的“金寿字壶”、“玉桃杯”、“狮蛮玉带”、“金镶奇南香带”，都可以在严嵩抄家物资中找到名称相符或相近之对应物，如“金福字壶”、“玉桃杯”、“狮子阔白玉带”、“镀金厢檀香带”、“镀金厢速香带”等等，这可为蔡京影射严嵩作又一佐证。

例七：守门官勒索门包钱